

我落在红梅的雪花上

燕 苾

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“天将暮，雪乱舞，半梅花半飘柳絮。”

“烟霏霏，雪霏霏。雪向梅花枝上堆，春从何处回！”

——每每读到这样唯美的句子，让我对南方不下雪的冬天很是计较，可以说是耿耿于怀。我们的天空，没有雨雪霏霏，没有纷纷扬扬。更别说钓寒江雪了，钓西北风还差不多。虽然如此，记忆中的冬天依然是美的。

我的心中有个永恒的地址——四季分明的“花树下”。抬头是春，俯首是秋；月圆是夏，月缺是冬。那里是我永远的归依，那里有我最爱的家人，有我成长的每一个欢声笑语。那是一段缥缈的梦，一团朦胧的光，一条通往云端的路。忆冬，也就成了一件浪漫的事。

夜的美在于一点一点暗下去。父亲做菜，奶奶烧火，再用火钳从炉子里夹出红得“虾公”一般的炭放在火盆里。饭好了，也不用桌子，每人用大碗盛饭，装菜，团团围坐在火盆旁一边“搞暖”，一边将粗茶淡饭吃得砸吧砸吧响。我常常觉得客家话充满诗意，比如将烤火取暖说成“搞暖”。你相信吗？温暖是可以采摘的，像摘星星一样摘在手中，放在怀里。饭后再来点甜点——人手一根红薯。将红薯掰开两半，黄澄澄的红薯肉冒着腾腾热气，甜腻的汁液泛着光就要流到手上，慌乱中张嘴就咬，心满意足，却也洋相百出。父亲常常打趣我“这个傻孩子估计是三辈子没吃过红薯”。我讪笑，在当时小小的我的心中，估计再也找不到比红薯更好吃的东西了。

晚上十点就开始跳上奶奶的床，奶奶有个火桶，圆形，由竖的木条围成，下部略细，上部略粗。内置陶制圆形火盆，烧木炭。在火盆稍上方的桶壁上有两个稍突出的“耳”，这是放火格子的地方——一种铁制的隔网，这样火桶放在膝盖上，再盖上毯子，就一丝风不透。睡觉时，放在床的另外一头，将被子烤得暖烘烘的，一边“搞暖”一边枕着梦想入眠。

早晨的美在于分不清月光白还是天边的鱼肚白。没有钟表，但是隔壁的英姐家有架西洋钟，每隔一个时辰响一次，几点钟，钟摆就摆几下。只要“当”的一声响，左邻右舍都能

听见，都能分辨离天亮还有几个钟。每响一次，左邻右舍的公鸡被吵醒以为天亮了就相继跟着啼，啼一会发现天没亮声音就慢慢消退。“这些傻公鸡，谁还指望它叫我们起床。”我嘟嘟囔囔又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钟声又想起，数了数好像是响了6次，似乎是5次。问奶奶，奶奶起床推开小木窗，月光钻进房间，照亮了她的脸。奶奶说可能是六点了吧，天都亮了。于是急急忙忙起床，叫邻居的哥哥姐姐们去上早读课。

约上英姐，奇哥，路过老屋，路过石板路，路过板栗树，又到了瑜姐家，他们家兄妹4人，叫醒后又进屋子等他们洗漱。然后，开始责备我“才3点多就叫我们起床了……”原来我又搞错了，因为我总是害怕迟到，有些神经质，常常不到点就叫他们起床了。反正都醒来了，总是要搞点“节目”的。大伙一起去菜园，芥菜大片的叶子夹着一粒粒白霜，小手轻轻地、一小把一小把地拨拉到掌心，用手一抓沙沙响，融化成冰凉的水从指间流出。风呼呼地吹着，时不时还有鸡鸣狗叫，我们咯咯地笑着，心也像手中的霜一样融化在冬天里。

玩累了，再到家家户户浇菜的木桶里找冰。每个桶里都会剩下一些水，第二天就会结冰。一整块冰拿下来，圆圆的，亮晶晶，像月光饼。每个大孩子小孩子的手上都握着一块“冰饼”，说说笑笑，走到校门口，天终于亮了。手上的冰也越来越小，直到全部不见了，才往衣服上擦了擦手，哈口气，翻开课本唱歌一般念：“下雪啦，下雪啦！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。小鸡画竹叶，小狗画梅花，小鸭画枫叶，小马画月牙。不用颜料不用笔，几步就成一幅画。青蛙为什么没参加？它在洞里睡着啦！”念着念着，第一次开始幽怨地计较为什么我们的天空不下雪？不下雪我们怎么绘画？在夹着幽怨的读书声中，下课铃声响起……

一尘不染的小时代终有一天会消失在光阴里，散在风里。而我，始终没有看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雪，这使我关于雪的想象过于丰满到膨胀而情感的体验是愈加干瘪空洞。

立冬过后，只有两周岁的女儿不知哪里找来两根小棍子，站在两块小地砖上划拉，我问她在干嘛？她抬起头对着我笑，说，“妈妈，我滑雪呢……”她的样子像极了电视上的滑雪运动员，她也没见过雪，却可以在心中虚构一场厚厚的雪景图，在她的图景中，或许还有可爱的雪人，带给她温暖与快乐。

她穿着红色的宽松版旗袍，扎着个小辫子，在冬天冷风中笑得一尘不染。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，不知道眼前的小女孩是我的闺女还是曾经的我。那一刻，我落在了红梅的雪花上，在滚烫的幸福中热出泪来。



水岸秋色 李昊天 摄

骰子糕

虞 燕

小时候，我们把橘红糕叫作“骰子糕”，一粒粒白润如玉小巧周正，粉嘟嘟中透出一抹羞涩的红晕，入口糯滑清甜，软中带韧，弹弹的，不粘牙，真的是模样惹人怜爱，味道让人惊喜，简直治愈了整个童年。

从前，那些美好的吃食似乎都是走街串巷叫卖的，冰棍，麦芽糖，豆腐，杨梅，蜜枣，糕点……卖糕点的摊贩往往挑着两个箩筐，一边慢悠悠地晃，一边把筐里的糕点都报上一遍：卖豆酥糖黑洋酥云片糕骰子糕嘞！尾音拖得老长，在空气里打了好几个旋儿。如此循环往复，叫得小孩儿的魂都被勾走了，齐刷刷出了家门，痴痴地望向那个身影。摊贩会特意停下来，扭头看着我们，或者干脆放下担子，等着孩子们围过去。还未靠近，箩筐里的香甜味便放肆地钻进大家的鼻孔，小孩儿哪经得起这等诱惑，纷纷去自家大人那使出绝招，哭，闹，撒泼，乞求，装乖卖萌……

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有一两家用，接下来买的人会越来越多，这就是所谓的从众心理吧。每次，母亲总会称上半斤骰子糕，我跟弟弟爱吃。骰子糕一颗颗挤在纸袋里，粉嫩润泽，香气淡雅，一口一个慢慢嚼，软绵绵，甜糯糯，还有一丝清凉味，嚼着嚼着，那种甜仿佛沁入了四肢百骸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有点幸福哟。有时候，摊贩的箩筐里还放了些生姜糖，顺便买上一毛钱，有十三颗呢，知足得不得了。

有一年，小姨从外头买来骰子糕，竟是装在透明盒子里的，骰子糕像一个个白嫩嫩的小娃娃，乖巧地躺在里面，我欣赏艺术品似的，一会摆在桌上，一会捧在手里，差点舍不得吃了。等糕吃完了，我把透明盒珍藏了起来，此后，若有了骰子糕，都会将其装进透明盒，再怡然地吃掉，莫名觉得它那白糯软萌的模

样跟剔透的盒子很配。

骰子糕犹如一位贴心的儿时伙伴，陪我共度了那些一去不返的无邪时光。听广播剧，含着骰子糕轻嚼，剧情至剑拔弩张处，忘了动嘴巴，整个人入定了般，心神专注，浑然忘我，恍惚间，感觉舌齿间甜甜粘粘，像做梦一样；看书、写作业，骰子糕陪伴在侧，看累写累了就扔一颗到嘴里，犒赏一下自己。偶尔做题不顺，冥思苦想仍找不到思路，嚼两颗骰子糕吧，调整后再出手；和小伙伴玩过家家，搬出红红绿绿的水果塑料盘盛骰子糕，白色与红绿色相衬，分外清爽，两三个小孩儿学着大人的样子说话、做家务，边玩边欢喜地把糕点分食而尽；春天时，我常坐于后门的门槛上，看本家一位爷爷伺弄水稻田，有时还捧上一纸袋骰子糕。下雨了，爷爷穿起棕褐色蓑衣，赶着牛犁田，燕子低低斜斜从他身旁飞过，骰子糕在我嘴里溢出温柔的甜，遂感觉一切都美好极了；吃过一段时间的中药丸，需咬碎咽下，苦得好好一张脸皱缩成个小笼包，试以白砂糖压苦味，糙而干，哪比得上骰子糕，两三颗一并入口，细细绵绵的甜漾了去，迅速驱走了苦涩；小孩儿也有委屈伤心时，默默拈起一颗骰子糕放嘴里，甜味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脸上尚淌着泪，但似乎已得到了安慰……

以为骰子糕小家子气，只能给孩童解解馋？自然是错了，人家可是见惯大场面的，比如谢年。谢年是一年中祭神最隆重的一次，供桌上需摆五排供品，各有寓意。除茶酒、菜蔬、水果，七牲或五牲之外，还有一排是糕点，无非就是骰子糕和状元糕长生糕等，糕点意为高高（糕糕）兴兴，老人说过，一家子心情好了，和和气气的，就会一切顺遂。

前些天，突然特别想吃橘红糕，上淘宝搜，果然有。到货后贪婪地吃了好多颗，仿佛要把成年后流失的甜都补回来。

